

今年是徐汇区业余大学建校六十周年。将近四十年前，在徐汇区业余大学华山校区和大木桥路校区的门楣及校牌下，曾经集聚着我们一批追求知识，怀揣人文情怀，不甘在文化浩劫下沉沦的年轻人。夜幕降临时我们或坐公交，或骑老坦克自行车，大到课程结束走出校门已是九点以后，抬头望去，正有街市路灯俱黑、夜校火独明的感慨。当年的校舍虽然简陋，但是课程序列并不因陋就简，学校开的科目有系统性，老师的讲课也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尽管从徐汇业大毕业后，我又在华东、华理工、同济大学求过学，可是徐汇业大终究是我进入高等教育的第一站。

## 徐汇业大的点滴追忆

至今依稀还能记得现代文学老师给我们开讲现代文学史，从鲁郭茅、巴老曹的作品开始再延伸到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沉沦》，戴望舒的《雨巷》，直至萧红、萧军等。尤其是讲到才女萧红的身世时，老师朗读了萧红临终之际在香港留下的哀婉之词“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的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记忆及此，老师那击节而叹的语调还萦绕耳旁。至于那“半部红楼”指的是萧红想续写自己的得意之作《呼兰河传》第二部，还是要写她心里向往的赤都延安，那个“别人”又是指谁？老师只是诡谲一笑，让我们去研究文学史寻找答案。这种循循善诱、欲说还休的教学，既活跃了课堂的气氛，又引导我们去课外阅读。

《形式逻辑》是专门研究人的思维形式和规律的学科，在当年于我们还是一门全新而陌生的课程。概念、判断、推理，概念的周延、不周延，全称肯定判断及否定判断、特称肯定判断及否定判断，以及三段论推理中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充要条件等等，尽管老师讲得不厌其烦，可一开始还是把我们绕晕了。在反复的解说和操练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思维严密训练的启蒙。等到课程完毕，我不仅对这门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在单位里的青年学习活动中现炒现卖，经过学进去吐出来的这个过程，进一步加深了对这门学科的理解。接触这门学科之际恰逢一个好辩的时代，大会小会你辩我答，少不了类似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这时候就不乏嘴撇子们的机会。初识文理的半瓶子醋又遇上了年少气盛，语锋凌厉之余，自以为体会到了所谓逻辑的力量。到今日想当年，无不留恋往昔一往无前的好辩，而又更享受今日“欲辩已忘言”的通达。

中文专业里语法是基础，我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在家里批改学生作业时我就凑上去看，这时她就出题让我改语法病句，耳濡目染下我从小就对语法有兴趣。记得学校卢老师给我们上的现代汉语语法课，老先生一进教室就一本正经地说，你们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言语中启发我们作为大学生的人生自觉。他从许慎的说文解字讲起，讲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大造字法，让我们了解汉字的前世今生。给我们讲了现代汉语部的主谓宾划分，特别的讲了“搭阁楼”的方法，以此一段一段地细分语法结构，讲到动宾结构时又回复到词性特点，动词有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之分，还有他动词、自动词等，可谓是尽述其详，我感觉到自己是受到了较为严格和系统的训练，以至于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修改别人文章中的病句。然而，事到如今我已没了当年的底气，因为现在一些高层次的文章里也频现当年我们改过的病句，而且这些病句一经在公众语境里流行，就往往变成约定俗成的正规语句了，谁去死抠语法就难免显得迂腐了。“词性活用”被泛化，现代

八个月大的小人，坐童车的红靠背椅上，听妈妈讲 Where is the Bunny (兔子在哪里)？一双滚圆的眼睛闪光，小鼻子下小嘴微张，耳朵竖起，图书翻动时，头也摆来摆去。荡在椅子上穿一双白袜子的小脚，随情绪波动会上下拍打。小脸表情丰富，一忽儿神情紧张，一忽儿眉目舒展，一忽儿咧嘴大笑。得意时，小手要从妈妈手里抢书，同时兴奋得手舞足蹈。听懂了？

揣着疑惑，看着他义又大了三个月。同样坐童车的红靠背椅，身着深黄色的棉袄。微红的脸颊，眼睛眨也不眨，低头注视妈妈手里的书。耳朵竖立，聚精会神。听到最后一页，凝重的脸上上堆起笑容，双手挥动，类似拍手的样子，双脚交叉，上下甩动。当书翻过去，看到书背了，只见他唇上翘嘴张大，眼睛一闭，哇哇哭出声来，并向前伸手抢书。故事咋就没了？

这会儿，谁还会怀疑他没

汉语语法又过于迁就约定俗成，以至于有人以为语法不必太较真，甚至有人提议可以取消汉语语法课了。如果再说到风行于网络的流行语被过分追捧，更使我们这些年自以为是下功夫学过语法的人有些许失落之感。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蓬勃发展，全日制大学生已成为主体力量，但业余大学在那特殊时代的光辉历史

是不会被人遗忘且难以复制的。在我们毕业的时候，有一位长者曾对我说，你们在特殊时代挣扎出来的一批人。是的，我们这些人很多是小学未毕业就遇上了“文革”，正值就学的年龄丧失了正规就读的机会，然而我们没放弃对知识的追求。我们有挣扎出来的自豪之情，而无自夸自傲之心，在困境中有夹缝求生之智，而无投机取巧之诈，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努力做好自己，不失做人的本分。

抚今追昔，我感恩业大老师当年给我们知识的阳光雨露，感恩同学之间惺惺相惜的友爱之情……

吴金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孟夏绿是稍作成长后的少年绿，它尚未沾染世尘，未经历沧桑，但却勇敢无畏。剑一挥，气贯长虹，天地浩荡。

这世间，色彩原本纷杂，有樱花粉、杜鹃红、梨花白……但植物们，最终似乎还是更钟情于绿，并在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季节里，定制了一套绿新衣。

再过去些时候，到了夏天的末梢，绿就变成了灰绿、旧绿。这时的人，也多懒散懈怠起来，出门购物拿个快递，都不再像春天时那般精致。长头发随便一挽，趿拉个拖鞋就出门了。一柜华丽斑斓的裙子，呆在后宫里，面面相觑。绿不新了，仿佛爱情老去，宫花寂寞红。

相比之下，这初夏的一抹抹绿，多像费翔歌中的一把把火啊，它点燃了万物，点燃了大地。还像一个人画画，因为喜欢绿，一层一层地往上涂抹，最后，绿，透了纸背。

孟夏时节，我特别喜欢去乡野里转悠，去看那一望无际的绿海苍茫，去聆听那生命交响乐最恢宏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但依然无法茂盛，无法像香樟一样，变成一大朵人人都看得见的绿。但也不想去抱怨什么，只管做着手边能做的细细碎碎。

周末，我在家中洗被套，被套洗过后，又觉得春被就这么放起来也不合适。于是拖出一个大盆，将被子扔进去洗，折腾半天，汗如雨下，终于洗好。让先生拖去晒，他说，天啊，我家婆娘厉害得越来越吓人。我得意地笑，很受用，对于这微乎其微的鼓励。

我至今也没干出什么大事，只靠这世间琐碎，这世尘来滋养鼓励自己。大事是心灵与身体都强大后的水到渠成吧，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一日，不管怎样，似乎都不应放弃做梦。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不用比，只要努力，那即便是棵小草，也会进出生命中的孟夏绿，绿透纸背的绿。

我至今也没干出什么大事，只靠这世间琐碎，这世尘来滋养鼓励自己。大事是心灵与身体都强大后的水到渠成吧，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一日，不管怎样，似乎都不应放弃做梦。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不用比，只要努力，那即便是棵小草，也会进出生命中的孟夏绿，绿透纸背的绿。

我至今也没干出什么大事，只靠这世间琐碎，这世尘来滋养鼓励自己。大事是心灵与身体都强大后的水到渠成吧，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一日，不管怎样，似乎都不应放弃做梦。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不用比，只要努力，那即便是棵小草，也会进出生命中的孟夏绿，绿透纸背的绿。

我至今也没干出什么大事，只靠这世间琐碎，这世尘来滋养鼓励自己。大事是心灵与身体都强大后的水到渠成吧，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一日，不管怎样，似乎都不应放弃做梦。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不用比，只要努力，那即便是棵小草，也会进出生命中的孟夏绿，绿透纸背的绿。

我至今也没干出什么大事，只靠这世间琐碎，这世尘来滋养鼓励自己。大事是心灵与身体都强大后的水到渠成吧，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一日，不管怎样，似乎都不应放弃做梦。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不用比，只要努力，那即便是棵小草，也会进出生命中的孟夏绿，绿透纸背的绿。

我至今也没干出什么大事，只靠这世间琐碎，这世尘来滋养鼓励自己。大事是心灵与身体都强大后的水到渠成吧，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一日，不管怎样，似乎都不应放弃做梦。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不用比，只要努力，那即便是棵小草，也会进出生命中的孟夏绿，绿透纸背的绿。

我至今也没干出什么大事，只靠这世间琐碎，这世尘来滋养鼓励自己。大事是心灵与身体都强大后的水到渠成吧，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一日，不管怎样，似乎都不应放弃做梦。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不用比，只要努力，那即便是棵小草，也会进出生命中的孟夏绿，绿透纸背的绿。

我至今也没干出什么大事，只靠这世间琐碎，这世尘来滋养鼓励自己。大事是心灵与身体都强大后的水到渠成吧，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一日，不管怎样，似乎都不应放弃做梦。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不用比，只要努力，那即便是棵小草，也会进出生命中的孟夏绿，绿透纸背的绿。

我至今也没干出什么大事，只靠这世间琐碎，这世尘来滋养鼓励自己。大事是心灵与身体都强大后的水到渠成吧，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一日，不管怎样，似乎都不应放弃做梦。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不用比，只要努力，那即便是棵小草，也会进出生命中的孟夏绿，绿透纸背的绿。

我至今也没干出什么大事，只靠这世间琐碎，这世尘来滋养鼓励自己。大事是心灵与身体都强大后的水到渠成吧，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一日，不管怎样，似乎都不应放弃做梦。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不用比，只要努力，那即便是棵小草，也会进出生命中的孟夏绿，绿透纸背的绿。

我至今也没干出什么大事，只靠这世间琐碎，这世尘来滋养鼓励自己。大事是心灵与身体都强大后的水到渠成吧，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一日，不管怎样，似乎都不应放弃做梦。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不用比，只要努力，那即便是棵小草，也会进出生命中的孟夏绿，绿透纸背的绿。

我至今也没干出什么大事，只靠这世间琐碎，这世尘来滋养鼓励自己。大事是心灵与身体都强大后的水到渠成吧，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一日，不管怎样，似乎都不应放弃做梦。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不用比，只要努力，那即便是棵小草，也会进出生命中的孟夏绿，绿透纸背的绿。

我至今也没干出什么大事，只靠这世间琐碎，这世尘来滋养鼓励自己。大事是心灵与身体都强大后的水到渠成吧，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一日，不管怎样，似乎都不应放弃做梦。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不用比，只要努力，那即便是棵小草，也会进出生命中的孟夏绿，绿透纸背的绿。

我至今也没干出什么大事，只靠这世间琐碎，这世尘来滋养鼓励自己。大事是心灵与身体都强大后的水到渠成吧，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一日，不管怎样，似乎都不应放弃做梦。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不用比，只要努力，那即便是棵小草，也会进出生命中的孟夏绿，绿透纸背的绿。

我至今也没干出什么大事，只靠这世间琐碎，这世尘来滋养鼓励自己。大事是心灵与身体都强大后的水到渠成吧，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一日，不管怎样，似乎都不应放弃做梦。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不用比，只要努力，那即便是棵小草，也会进出生命中的孟夏绿，绿透纸背的绿。